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忠節名臣

卷三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遠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紳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學士劉忠愍公

長陵

殿後

景陵

公名球字永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書

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德

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

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楊忠愍公

劉忠愍公

楊忠愍公

楊忠愍公

楊忠愍公

忠愍公

忠愍公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

忠節名臣

卷二十三

一

為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粹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蟾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鈺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
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
太平十四事及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
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
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
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
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
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注后於
忠節各臣

卷三

二

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

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煨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
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
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
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

公卿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 上固諭賜
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卽位有司
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收百日
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
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
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搆公激言官怒並
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
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年請老卒 秦陵卽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
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
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公
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
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秦疏留
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
此奚書蓋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

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
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
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
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
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
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
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讞曰鍾
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縣 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宦其一子
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
久矣血漬髻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
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
言詳切執不與諡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諡恭愍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皇上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鑿與未復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

忠節名臣

卷五

五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會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

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

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

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

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

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

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

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

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性易

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

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

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歛衆率錢相裒。助人

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歛衆率錢相裒。助人

始信公廉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

面史印馬嘶內民羣訟野石二凶奪民田卷重頃公

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言公致言稱職餘兵部

罷公名且大用詔還京師尋遷廷祥亭一以國益張

公與才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戾語二凶奏二凶

七言者甲已

名臣

卷三

七



人終三人夫長子

始後復得召還將內

并與祭葬除志改南

曰亦有太節逾年卒

豈而好剛高氣言敢

誠言公親淑其國教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聞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忠節名臣

卷五

八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霸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察家問候尚諭築海塘法

及濟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上疏言占候得大

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

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母輕出入闕除內侍寵

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

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

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

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忠節名臣

卷三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

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

斬蘆覆尸葬之

忠諫

黃翬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

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
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大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
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
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同
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朝上左
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忠節名臣

卷五

十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
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
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
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爲能慎動仰唯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徃徃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

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

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
遊于田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
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
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
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
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

忠節名臣

卷五

五

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
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
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
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
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
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
使 陛下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

然悔悟罷南巡

散

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

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

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

忠節名臣

卷三

古

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京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

王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

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
陞車駕負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
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
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
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
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
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乍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
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忠節名臣

卷三

七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
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
中負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
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
罔聞知今幸 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
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
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
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
詰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 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

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宣其弟雄都指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拍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忤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忠節名臣

卷三

十六

嘉靖初贈

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

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

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

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

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

益盛兵部郎中黃輦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七

稍稍踵之武皇帝怒輦等彬復揚言輦旦夕且死

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

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

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輦罪

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

左右姦邪蠱惑輦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

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

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誣

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

遵等獄上被 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

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準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童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忠節名臣

卷三

六

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

去○上○也○

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

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

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

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

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

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

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

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
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
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權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
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視歸葬先是被杖時
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九志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齋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誦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璧通奸優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三

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滯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

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忠節名臣

卷五

三

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

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叙其子堪錦衣百戶。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持大槌隨賊向徃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其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

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

子場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舒芬字國蒙生而穎異不羣梳兒六歲授孝義論

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邑至感

佩大奇之薦南

卷三十五

三



能神令此竟不察一

後派御史副使二人自然位易服哭入

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意公果

千與論奏百兵盡五千兵先舉並許戰同按諭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忠誠
經術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泚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忠節名臣

卷三

五

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

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

忠節名臣

卷五

三

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爭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

以智術倖高位利于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

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
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撤
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
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
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
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
等刑部陸倬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
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
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

忠節名臣

卷三

七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
行哉乃二十日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
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
平時二十五日戊午 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
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 高廟之
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
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
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
此當死于此又 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

副提舉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卽裹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旣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

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聰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馳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請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

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

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

率天下懽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凄

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

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為皇帝為皇考 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

直、讀

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

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

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

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

卷剔偽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

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

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

辭世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

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

公佐者亦自以為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

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

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避之七歲能詩

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避之七歲能詩

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
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
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
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
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
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
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
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
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

忠節名臣

卷三

三十

舶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
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
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
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
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
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
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
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

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蘭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譙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
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
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
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
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臣
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
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
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
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三閱
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
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
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
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塲開煤山
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
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
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

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叛褐者。拒不聽。已建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蝮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蝮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

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詰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忠節名臣

卷五十三

三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

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

忠節名臣

卷五

三五

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时无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蝓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百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

心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

爲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高不罷則人
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國家之
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
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
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
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
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
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
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者
也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
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
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
府不令而政一新天下幸甚

忠節名臣

卷三三

三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嘗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

忠節名臣

卷三

七

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

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媢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不天子御奉天門出籍以爲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內帑饗士驛言者

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

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纍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策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譏亡人臣禮今

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公晉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晉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忠節名臣

卷三三

三五

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僂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
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
楷合筴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
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子
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此筴更妙

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僭取公二子杖
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
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
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
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砒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
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
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
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
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

有取

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
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
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
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
四長卽襄次袞次褒死公難最少子袞以禪免襄旣
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褒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
不死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忠節名臣

卷三

三

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
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遂曷
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
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
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
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
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
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
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
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聖

讒說面諛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
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
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
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
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
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
洵無聊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
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賀之不

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
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
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
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
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
其舉動亦豈能有遜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
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
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
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一

聖

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
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
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
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
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
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
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
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
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

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洽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

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傳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亦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聖

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徃徃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徃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臣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

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蓋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勗。

忠節名臣

卷五

四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遶王追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浹有陳論。上大恚。

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曰
如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
曰朝廷有音見速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
乃出

節名臣

卷五

四七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曰
如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
曰朝廷有音見速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
乃出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冷士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媿媿不舉其職士習蠹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復嶂民易逃匿山

忠節名臣

卷三

四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宮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

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徵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驚，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

忠節名臣

卷三

晃

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驚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以天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

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

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楮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楮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

忠節名臣

卷三

五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

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
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
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
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
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
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
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
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
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
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
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
子少保謚忠介

忠節名臣

卷三

五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孝義名臣

卷之四目錄

二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于浙鐸騷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一

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

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名臣

卷二十四

三



十年或一月其備行皆類此

凡養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

十年或一月其備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
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
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
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
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
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
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
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
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鉄鎖臣母得以生還
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羗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
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錄寄
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
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
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避誅母
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

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
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
幾何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 上從其請
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叛降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
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 國朝乃走江湖爲巨

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瞻溪
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賁稱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
芻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
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
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
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
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
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
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五

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
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
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
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
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鐺一隻付之，載以渡。
南岬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
徐用木錐穿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
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
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

氏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基而屋之。子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六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憇。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

任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癩病。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八

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歿。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

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九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

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畦，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緹，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歿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募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一

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張偉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

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鬣，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豐壘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知不欲生，旣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孟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聖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一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四

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簍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兵定有

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
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
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嘗自負鄉有劇寇
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
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毋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燻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旣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六

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爲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叟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璫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窓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鵲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乎耶遂如數與之膏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愜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

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貨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勿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頓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母以老身爲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潛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上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處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六

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
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
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
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
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
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
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
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九

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
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譎誠孝所感士高
喜讀書明義理成生利害了無凝滯嘗值暴雨或勸
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
虎曰隱德洪先生子六父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
亦由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桃浦鄉孝子匍匐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二十

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遭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久之頽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侵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膳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間。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楸，類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

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
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
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
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箠箠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十四

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

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歛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五

贈之曰豐于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

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方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涑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七

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

况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
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
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
許也孰謂其過哉

名臣

卷二十四

天

行世傳其臨終

河世傳其臨終也願歸于季女破軍至大敵者吾子也
與其翁之繼而日繼以蘇燕之罪吹之乎吾固知其不
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
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
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
之明年夏風電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
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
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
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
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
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五

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
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
時聞父理豫溺歿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
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滸號而
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
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
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
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
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

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既莫知重其行及其
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
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
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
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
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
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
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
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
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
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生理豫世皆不顯豈
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

不報御史宗爨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矜

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

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
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
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怨母竈
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
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
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
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
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
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
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
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
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
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
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
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
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

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憾。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卷二十四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
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
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
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
母心及母亡殯斂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
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
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
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
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
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且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婿柴惟
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鏗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
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
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道族
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
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澗河行

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歐爲又一
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
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
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
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符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

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尚王舍，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言。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刃，願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弟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傷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

鑑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罽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

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

孝義名臣

卷二十四

三七

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囚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